皕宋樓藏書續志

皕宋樓藏書續志卷之一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周易類

周易經傳集解三十二卷 舊抄本

(宋)朝議大夫直寶文閣權發遣潭州軍州主管荊湖南路安撫司公事臣林栗上進

進表

臣栗言臣昨蒙恩以臣投進春秋經傳集解特降聖旨轉行一官臣尋具懇幅中省乞賜敷奏收回成命許臣就潭州筆札繕寫周易爻象序

雜指解一書進納御前二月三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餘依臣今來修寫成書依已降指揮投進者臣聞古聖開先河洛有圖書之出明王在御鳳麟爲郊藪之游矧茲易象之昭垂宜作治朝之瑞應臣栗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伏羲畫卦肇陰陽奇耦之形西伯重爻演仁義剛柔之旨辭至周公而大備法從尼父而益章言其變化則範圍高厚而不遺語其機緘則槖籥生靈而無間煥乎父子君臣之懿範卓乎禮樂刑政之宏摹秦人以爲卜筮之書幸

逃灰燼漢世雜於讖緯之學幾至湮淪粤從魏晉以來迺至隋唐之際談象數者率由穿鑿論性情者悉本虛無其或推明人事之端奈何刋落聖心之畫晉宗輔嗣捨繫辭旨雜以無傳唐尙希聲擯文言象象而不取是皆忘本以齊末何自尋流而採源空存隱賾之辭莫測形容之擬竊期末學得與斯文有太極以生兩儀灼見混成之理覆四象而爲八卦具存一定之規以此而觀象則象乃可觀以此而玩辭則辭皆可玩豈由天造非出人爲載惟洪範九疇之陳與

夫黃石一編之記儻匪聖神之應運曷臻窮壤之效祥恭惟皇帝陛下濬哲生知成能夙就究三才之藴奧發揮四聖之淵微酬廣廈之諸儒言皆破的接大廷之多士意以忘筌惟德業與日以俱新故道術爲時而競出臣之固陋學則顓蒙初乏師承探索何殊於聾瞽忽如神授鑽研方得於端倪雖未能造詣於幾深然頗亦貫通乎倫類囘觀衆說殆似冥行老矣負暄徒自言炙背之美心乎獻日盍復存衞足之思惟殫夙夜之勤敢希晝日之遇臣無任瞻天望聖

俯伏待罪激切屏營之至所有周易經傳

三十二卷繫辭上下二卷文言說卦序雜本

文共爲一卷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大衍總會圖

六十四卦立成闔大衍揲蓍解共爲一卷總三

十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栗誠惶誠懼頓首

頓首謹言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朝議大

夫直寶文閣權發遣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

田事主管荊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

管借紫臣林栗

貼黃

照對臣昨陳乞修寫劄子係以周易爻象序雜指解爲名今來竊自惟念三聖人所垂經訓先設卦畫次繫彖辭卽爻象二字不爲該備及觀孔子所贊大傳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序雜二字亦未能概舉今故仍春秋之例以三聖所垂之經與孔子所贊之傳總謂之周易經傳集解繕寫進呈伏乞睿照

又

照對臣今來繕寫進本係准春秋經傳集解已得指揮其間有犯廟諱及御名者並依經傳本

文不敢改易只令書不成字覆以黃紙伏乞睿

照

又

照對臣昨辭免所進春秋經傳集解蒙恩轉行

一官尋奉指揮不許辭免臣已祗受具表稱謝

去訖今來所進周易經傳集解如蒙采錄乞更

不推賞庶使螻蟻之志得以少伸非爲僥倖進

身而有此獻伏乞睿照四月二十六日三省同

奉聖旨書付秘書省令學士院降敕書獎諭

敕　林栗省所上表進周易經傳集解等共三

十六冊事道載六經亶爲明備易更三聖尤號精微繫訓傳之滋多有簡編之可考卿才猷儁茂器識高宏繇深造之淵源務旁周於綜彙昔究麟經之蘊茲明犧畫之傳惟三統本於春秋仍通大衍之用且九章列於洪範亦參八卦之分乃能備繹始終兼該表裏會萃篇圖之富包羅象數之全給札而詔尚書已光於侯國賜璽而勉太守益重於文儒爰布溫言以旌篤學允懷殫洽良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二十八日勑

自序

臣聞易之爲書肇自伏羲演於文王成於周公贊於孔子雖經秦火無所失亡極四聖之精思發三才之妙理其指若遠而甚近其辭若奧而甚明其象與數若恢詭而不可知而皆顯然著見於生民日用之間殆不可以須臾離者然其爻象反覆上下周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葢取變易爲義也自漢以來言易之家千以萬轍於易之一字已三說曰變易也不易也簡易也是豈所謂互當歸一精義无二者乎昔之制字者

葢以日月合而成文亦取晝夜變通之義云爾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伏羲尚矣文王演之周公成之故謂之周易猶書言周書禮言周禮而已孔子讀易至於韋編三絕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可以無大過矣然後覃思研精爲之訓傳以示後世其可以易而讀之哉頗有吾夫子爲之發明故後之學者雖其智不逮昔人其潛心用力又无昔人千百分之一而觀象玩辭因言會意亦庶幾有得焉者有本者如是爾近世諸儒湛思未至燭理不明乃欲合羲文之畫指

周孔之辭至於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一切不取而自以其意言易之義是猶郤鹿而無虞也其能有得乎哉古者編簡重大故六十四卦析爲二篇上篇三十下篇三十四其多寡不齊者非取諸卦取諸畫也卦出於象象出於畫八卦之畫三十有六六十四卦之象亦三十有六剖而分之各十有八十有八者蓍之變也揲之所以成卦也上篇之彖十有八其爲卦三十下篇之彖亦十有八其爲卦三十有四是非私智之所能議矣錯而陳之十有八綜而言之則三六之

數也易始於三成乎六三者乾之畫也六者坤之畫也是則爻象之所從起而變化之所由生也文王周公孔子三聖人者於此盡心焉學者不本乎是而言易者妄也臣故紬繹經傳述其指解而爲之序臣粟謹敘

易變體義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都絜撰

大易如天地其中無所不有顧學者取之如何耳取諸象則爲象學取諸數則爲數學取諸辭則爲義理之學取諸占則爲卜筮之學雖各名

一家要之原本于古人而發明以新意乃可爲善學者西漢趙賓說箕子之明夷曰箕子萬物方荄茲也持論巧慧易家皆以爲非古法用是不見信近世侍講林瑀作會元紀用天子卽位之年傅會易卦以推吉凶賈魏公疏其不經罷之是皆專任私智不師古始使其說得行害道甚矣都君聖與之易其原本于古人而發明以新意者乎易曰爻者言乎其變者也又曰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春秋左氏傳考之當時援引爻辭與夫推測變卦者皆不言六位必曰某

卦之某卦夫推測卦變其如是固宜而援引爻辭亦如是者蓋言六位則體常曰某卦之某卦則盡變也聖與之所原本在此然爻辭之合于變體者先儒畧焉聖與始演爲一書凡三百八十有四義古人之底藴盡取而發明之嗚呼可謂善學也已矣書成獻之于天子又鋟板而傳之且屬余爲之序余善其原本于古人而無襲蹈之跡發明以新意而無穿鑿之見也故序之

紹興二十九年冬至日潁川衎幾序

余早游學校與易家者流談論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與夫繫辭至雜卦并爲一談曰此神也此道也此體用也此德業也鑿空駕遠紊實際眞望其貌雖超然若不可挹叩其中乃空然無所有繫風捕影卒以自取小則不足以治心修身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其誣易也甚矣後予至京師兄先生長者論大易之說乃一皆歸之人事仁義陰陽剛柔參一體而無閒焉乃知夫仁義即天地之道也其於六經之旨歸乃無杪忽之差吾儕友都聖與一日示余以所傳易且曰嗚呼余倘忍言之耶昔絜先君子言行

爲一邦師法服習六藝而尤邃于易某此訓傳談易之義乾坤之氣天地之形六子之用三才之判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其于爻變也某不先于辭而先于理以爲卦爻大象適與理相當者聖人則有辭以繫之象爻之辭未盡聖人又爲傳六十四卦之後以明之一章示賢人也二章示君子也三章戒衆人也四章言聖人體用之道也說卦論八卦之理序卦論六十四卦之序雜卦論六十四卦之用又曰此某所聞于先君子也輒拾其遺說而爲之傳嗟乎其深思旁取

如此亦已勤矣異夫前所謂神道體用之說者故余竊有取焉且求予爲序余故摭其所得于易者而叙之因退而考其先公世爲丹陽人諱郁字子文終惠州敎官云紹興乙亥四月旦范陽張九成序

自序

潛龍之辭非姤之正體也乾初九之變而屬于姤是乾之姤而已黃裳之辭非比之正體也坤六五所變而屬于坤是坤之比而已自乾坤而下莫不如此不然則乾九二所變何以謂之其

同人九五所變何以謂之其大有而董因之筮晉文六四不變何以言得泰之八晉史之筮穆姜六二不變何以言遇艮之八乎夫自乾之姤以至未濟之解宜皆若此而其義則不可一言盡若古筮史所言雖傳之僃冊而或雜以互體或推諸五行或源本陰陽之流或傅會占者之事或揆度一時之宜其說豈不或中而不皆合羲文周孔之本意愚以顓家之貧祓過庭之訓幼習句讀長閱崖畧而身襲儒服義學是主年踰知命嘗爲說以記所聞與今老矣幸若天誘

其衷復有變體之說凡數萬言始集成編以俟

君子之深于易者而折其當否焉

登對進書劄子

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五日臣世業箕裘誦習義

易往年嘗進說義仰冒天威上賴聖慈寬其譴

責又嘗竊謂古人卽卦爻之變體而引用爻辭

者見于左邱明春秋之傳如晉史蔡墨卽乾之

姤與其同人其大有其夬引潛見飛亢之辭以

至鄭游吉等引復之頤師之臨豐之離而各指

其爻辭之意若夫初上中爻九六所居則未嘗

一言及之臣乃妄意爻辭所繫必協變體之義于是試以某卦之某卦之爻而推其所繫之辭見其辭旨與變體協因演其義爻為一篇凡三百八十有四蓋謂易宜有是一家之學寔蔡墨等啟之也雖臣三隅之說寸長尺短而墨等一隅之舉似不可棄是用繕寫釐為八冊因輸面對不避斧鉞之誅齎詣東上閤門聽候聖旨投進伏望陛下體易之廣大而與人為善恕臣之狂簡而謂言志之何傷略晚學之謬言而廣古人之至論斷自聖裁而去取之豈勝幸甚取進

止四月日左朝奉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臣都絜

劄子

讀周易八卷舊抄本

宋涂山方寔孫端仲撰

自序

九三爻同乎兌體由兌卦而論則九五九四六三爻同乎巽體九四六三九二爻同乎離體兄弟同體之義可見於此矣其餘諸爻互有同異鼎卦初六爻云得妾以其子无咎是易亦有庶兄弟之象也乾坤變化既生六子人演而爲三

百八十四爻矣或問卦位何如曰由先天卦象而論乾南坤北天尊地卑即父母之象也坎離者人道之交也離東坎西猶日生於東月生於西也兌為少女位於東南巽為長女位於西南而乾位於兌巽之間震為長男位於東北艮為少男位於西北而坤位於震艮之間譬如男女少則夾父母而同居長則彼此異位各隨遐就而得所合男有室而女有家也由後天卦象而論則長女東南中女正南少女正西母西南長幼相次夾母而處親之也父西北中男正北少

男東北長男正東長子代父二子隨行而立尊之也先儒已言之矣

又曰易者道也象數也言道則象數在其中矣道果有耶繫辭曰易无體道果无耶繫辭曰易有太極是道自无而有也有太極則有陰陽陽奇屬乾陰耦屬坤易則有奇耦盡矣有陰陽則有天地天位於上地位於下易則有上下盡矣有天地則有人人位乎曰三才易則有三畫矣有人則有男女有三畫則有三索說卦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

故謂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少女譬諸天地有六子如雷風日月山澤之類易則有八卦矣伏羲之易止於如是豈其王天下也始畫八卦以示教自父子兄弟 之外亦未暇盡傳耶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又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是易有三畫則有六畫有八卦則有六十四卦也使道果不離於象數又何待文王而後得其傳哉因

於羑里而演易果何心也周易六十四卦先乾後坤易則有定序矣初六三爻是下卦也唯二爲中爻二臣位也屬於陰耦故賤孰敢以賤爲嫌乎四五上爻是上卦也唯五爲中爻五君位也屬於陽奇故貴孰敢以貴爲嫌乎易則有貴賤矣繫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是孔子知文王之心也然考之於易隨上六爻云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爻云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不知文王演易之後亦自稱王乎否

乎革彖云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不知文王演易之後能預知有武王之事乎否乎序卦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嗚呼君臣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若謂彖象等辭非作於文王既追稱王之後則不可也或問乾用九坤用六何也曰由天地數而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是天地之生數也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是三天兩地而倚數也陽有餘陰不足也地六天七地八天

九地十是天地之成數也陽數極於九陰數極於十陰不可極而踰乎故反而用六也一三五七九是天數也而五爲中二四六八十是地數也而六爲中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也乾不用五而用九是易有四象不用五也不用五者尊之也坤不用十而用六是陰不可終踰乎陽唯用六則得中也又由卦畫而論乾畫三連與坤之六爲九是乾得有坤也坤畫六斷但得用六是坤不得有乾也又由爻位而論一二三四五是卦之中位也九二九三九四九五爻則用九以居

於位之上是尙剛也初九上九爻則變而用九以居於爻位之下是陽爻終始亦不欲專尙剛也六二六三六四六五爻則用六以居於爻位之上是尙柔也初六上六爻則變而用六以居於爻位之下是陰爻終始亦不欲專尙柔也易三百八十四爻或九或六迭相爲用是剛柔各隨時所尙也又由蓍法而論九爲老陽是乾數用九以進爲老也六爲老陰是坤數用六以退爲老也七爲少陽是震坎艮數也爻則例言九而不言七是少陽可進而言九也八爲少陰是

巽離兌數也爻則例言六而不言八是少陰可
退而言六也崇陽抑陰是進退之道蓍法過老
陽老陰所以爻變也變者以不變爲體不變者
以變爲用剛中有柔柔中有剛陽中有陰陰中
有陽是道亦旡定位也吾顧從有道者而取正
焉寶祐戊午三月朔日序

厚齋易學五十卷附錄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馮椅撰

自序

周易一經文王囚於羑里即包犧氏所畫之卦

立大衍之法推七八六九之數以生爻而繫之
辭者也占有官占卽畫觀象以事揆理而遂知
休咎至夏商各爲一書曰連山歸藏意每卦爲
之辭矣葢問或畧見之於傳說也然包犧氏畫
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有四以盡其變故連山
歸藏之辭至六十有四而止文王則以所重之
卦復衍其爻爲三百八十又四乃別爲辭以繫
卦于以體其常創爲辭以繫爻于以盡其變故
定名曰易文王旣沒周之子孫乃著其代以別
夏商而曰周易然猶與連山歸藏並列於卜筮

之官而謂之三易者盖因周之易云爾其實夏商以前不謂之易也自孔子定六經止贊周易門人又述其緒言以爲之傳而連山歸藏始廢易道始甹先漢以來儒家者流宗主孔子遂以孔贊與周易並行以孔贊等篇爲傳而改上下篇爲上下經此其始變也後以孔贊參入經文自費直鄭康成倡之王輔嗣和之而世不復知有文王之易矣何也取信於孔子之贊而不復推究文王之本指一也孔子推明人事而象數之本言焉而不發至使後世屏棄之間知學此

則又多穿鑿傅會以爲之說二也甚至繫卦之辭爲彖孔子題彖以推明之而今繫以彖曰而彖反爲孔子之傳矣繫爻之辭爲象孔子題象以推明之而今繫以象曰而象亦爲孔子之傳矣孔門說卦三篇將以推明繫辭之指今題以繫辭上下而繫辭又爲孔子之傳矣易之稱周或以爲周匝包犧之卦例以爲易八卦之重以爲文王六爻之辭以爲周公凡一經之名義錯亂無一存者況文王之本指乎天開我宋聖道日明康節邵氏首定經傳之序呂氏微仲晁氏

以道從而訂之近日吳斗南復是正之沙隨程可久晦菴朱文公先生皆以訓解傳雖名義微有未盡當而文王之全經天高日白矣椅自束髮受易於先人益伯祖父以此經鳴於三舍弓數十年來博觀師友搜攬衆說遂以文王之本文如王氏所傳乾卦之文爲正而爲之輯註訂其音切釋其文義辨其異同使讀者粲然識其大指不惑於支離然後輯孔子贊傳左氏占辭及諸儒之說撮其不悖於大義者彙爲輯傳義有未備者傳以己意又於孔子之傳哀輯衆說

别爲一書庶不相亂俾萬世復見文王之全經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信哉伯祖父蓋黼其名宋嘉定十年丁丑歲夏五月辛卯既望

草塘馮椅序

孔子之贊易止於彖爻葢其成書也孔安國曰先君孔子贊易道以黜八索此書是已葢述周文王之易而贊述其義聲韻相叶實贊體也孔子及門人追述其平日講說問答之辭與夫所傳於古而記之有補於易者爲之傳則文言說卦是已何以知之以其書有子曰有古語有占

法而知之也至於序卦雜卦其猶孔子之遺書
與不然何雜卦之聲韻與贊相似也史謂孔子
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門人記其言有曰
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孔子之
於羣經初不若是其綢繆也而獨於易焉見之
何哉蓋昔者文王之作經也卽包犧所重之卦
演而生爻以陰陽奇耦之數位畫襍居之象仰
探造化旁稽物理近察人情自爲類例字字有
據然不明其故而使人觀象玩占以見諸行事
至孔子時與連山歸藏並列於卜筮占者不勝

異說而易道晦矣孔子憂之於是即卦之象爻之象以知之所及者爲之贊又閒以新意推廣文王所未言者此非沈酣紬繹不能以臻此也至於文王說序雜卦諸篇又其平日之與門人講說與夫記錄古語之舊者天下後世以信孔子而信周易故異說屏除而連山歸藏與八索俱廢文王之經如離明當天而衆星蔑矣中更秦火而此書獨以卜筮獲存亦可知天意之未喪斯文也奈之何儒生坑戮解散閒得諸所傳者私自名家大義紛錯文言止於乾坤故費直

參入於經說卦三篇漢初出於河內女子今止存其一而又有繫辭上下二篇夫繫辭云者文王之經而非傳也意者後人以其間推明繫辭之指而名之與要卽所謂上中篇也今所說卦者乃其下篇爾是說也近世吳斗南知之若夫所謂十翼云者以其羽翼周易葢十篇也十篇之次猶多異說然其概可知也彖象之贊各釐爲上下篇爲四說卦合今之繫辭上下篇爲三文言序卦雜卦各一是其目也今釐贊於經以合於傳復孔門全書之舊哀秤諸儒之說爲之

輯注庶有補於世教云爾斯亦孔子贊易之心
也是日椅又敘
讀易考原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蕭漢中撰
易精藴大義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解蒙撰
書類
五誥解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楊簡撰
禹貢山川地理圖論　影寫宋刊足本

宋程大昌撰

自序

臣既不揆淺聞著論以發明禹貢而自古及今郡縣山川無不關括頗浩渺難見遂事爲之圖各以地理列置圖有出於古來舊說而質之禹貢不合者又有雖並經文而地理位置改易其眞者說既各不相同若雜爲一圖則恐交錯難曉臣今稽求先儒舊說各以其語先爲之圖從而辨證其誤舊說既竟乃出臣愚見别爲圖以發其後又慮臣先所著論文字稍多且不與圖

本附麗其於尋求不便遂據事實隨其方所畧標要旨貴於一見可以即解也歷代山水名稱改易既眾又郡縣分合更改世世不同今且專以唐世地書爲正一則取其州縣四境悉有方隅庻止可以貫穿遠近少所差失一則多用唐制名稱亦貴會歸于一異時苟有詳加稽求者則據唐人所名山川郡縣即其世數先後稽之典籍可考而知也圖以色別靑爲水黃爲河紅爲古今州道郡縣疆界其用雌黃爲識者則舊說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臣愚短亦知前世博

者不肯犯衆儒之所不言以招譏議然臣以爲
儒當攷古苟言之未當而啟他人意見以歸於
是或可少補朝家稽據亦其志之樂爲者也臣
是用不敢以淺學爲解淯熙四年六月日朝請
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臣程大昌序

詩類

慈湖詩傳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楊簡撰

自序

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

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嗚呼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

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本心也鄘柏舟之矢死靡他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逮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

有之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多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而求諸彼學者茍自信其本有而學禮焉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亂也是謂立至於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爲而成雖學有三者之序而心無三者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與羣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爲哀爲樂爲喜爲怒爲怨可也邇事父可

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牆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道無二道正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自其首篇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弗問而知而況于子夏

初未嘗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于毛乎齊魯詩今亡韓有其說韓與毛亦有善者今間取焉

按此篇從朱彝尊經義考補錄

毛詩講義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林岊撰

詩故十卷 抄本

明南昌朱謀㙔鬱儀撰新安吳敬符遠甫校閱

武林黃汝亨序

自序 萬歷己酉

皕宋樓藏書續志卷之一終

皕宋樓藏書續志卷之二

歸安陸心源伯剛甫編

春秋類

春秋講義四卷　文瀾閣傳鈔本

宋戴溪撰

春秋通義一卷　文瀾閣傳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

春秋集義五十卷綱領三卷　文瀾閣傳鈔本

宋李明復撰

昔呂給事元鈞爲吾鄉銅梁令實事濂溪先生

嘗謂其志淸才醇行敏學博讀易春秋探其源而濂溪序彭應求崇聖院詩自言往在袁州進士多來講學於公齋竊意先生道德之高聲聞之遠所至學士大夫多從之然學士大夫之所以從之者或師其文學或師其政事或師其德行至於相與講磨孔孟之絕學而獨得夫聖賢不傳之秘者明道伊川而已蓋自金陵王氏得志而頒其所謂新經者於天下自後其徒且相祖述推尊之以爲聖人復生庠序專以設教科舉專以取士其或不由此者一切棄絕甚者屏

逐之學士大夫知有新經而不知有其他當是
時獨吾鄉之老師宿口從事易春秋論語其議
論講說今其存於世者又復專主伊川之說深
探力取持之不變蓋其當時親聞於濂溪者父
兄相與謹而傳之風流餘韻至是而未泯耳正
少蒙義方之訓早知誦習伊洛之書竊嘗以爲
後之學者不欲爲孔孟之學則已如欲黜異端
祖述孔孟當出是而入焉其始聞之者皆怫然
不悅而同志於此者不過數人其後學之既久
則亦有聞風興起相與慕此而爲之者不幸未

幾而僞學之論起於是向之興起慕用者往往消沮退縮至有背而馳者矣北巖李明復伯勇以文獻故家自其少時已能汲汲於學服膺諸老之書信之甚篤求之甚至惟其趨向之既正是以見於言詞者亦卓然不惑於世俗好惡是非之私故雖屢困場屋而未嘗悔則其志豈在於釣聲名干祿利而已哉伯勇於經無所不學而尤盡力於春秋故凡濂溪明道伊川橫渠而來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以及春秋或其說之有合於春秋者皆廣收博訪無所遺逸爾

乃定其後先審其精粗各附於本章之末名之曰春秋集義凡諸老先生平日之所講明以遺乎後之人者皆粲然在目而聖賢傳心之旨可坐而至眞求道之軌轍而入德之門戶也開携以示余且請爲之序以冠其篇首余讀之撫卷太息曰是固余平生之志而力有所未暇子能成之子之志偉矣昔石子重會諸老先生之言爲中庸集解朱文公爲發明其書且刪其重複去其訛誤以爲輯畧恨予生晚不及見文公正雖幸及見之而心力衰耗顧不足以任茲事姑

爲序其本末以待後之學者知師友淵源之所自云爾嘉定十三年冬十有一月辛亥山陽度正序

天地之運盪摩屈信爲五行四時感遇聚結爲風雨霜露所以接人耳目切人體膚告曉於人者亦不翅口訓而面命矣人蓋有由之而弗察者孔子之政布在春秋正邪善惡有目皆睹其爲五行四時風雨霜露不已多乎學士大夫生乎百世之後有能尙論古人考求義例參訂事實則以爲是通經已耳於己之所存反而思之

以求其合或鮮能焉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甚陷溺之深者而猶知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學士大夫習讀是書而己之所存則未嘗切近求之異端所怵利欲所誘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固不減於亂賊矣而未之知懼焉余爲之懼又以自懼參觀諸儒之傳至本朝大老始謂此書爲經世之大法爲傳心之要典又曰非禮明義精殆未可學然則是使人切己近思以求爲遷善遠罪之歸非以考義

例定事實爲足也余聞其說而懼益深乃裒粹以附於經將以及諸身而益求其所可懼者尙慮觀書未廣析理不精又慮開卷瞭然祇以資口耳之見故未敢輕出也合陽李君明復乃亦先我心之所懼而爲是書且謚余爲序嗚呼余安能知春秋亦庶幾知懼焉者乃書以復之嘉定十四年十二月辛亥朔白鶴山人魏了翁書

進表

臣聞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褒貶者萬世賞罰也昔孔子作春秋人見其所褒貶

者旣往之人也不知聖人固爲來者設也論者乃謂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豈知春秋葢亦推之行之乎漢董仲舒記孔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孔子者亦謂春秋卽行事矣夫豈必待居位用權而後爲行事乎哉雖然有孔子之聖則可無孔子之聖則僭矣達而賞罰行聖人處常也窮而褒貶作聖人處變也春秋樂道堯舜葢堯舜處其常而孔子處其變試觀春秋初年何往而非變惠公隱桓之傳國

父子之變也祭伯非命而私交君臣之變也仲子妾母而上僭夫婦之變也君臣父子夫婦人之三綱盡變於一年之間春秋雖欲不作可乎哉春秋因其變書之將以復其常也哉或曰是知其不可復而復之者乎曰非然也書其變於一時復其常於萬世故孟軻氏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後世思其說而不得至本朝周惇頤明之曰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先之曰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嗚呼知孔子者惟軻知軻惟惇頤乎惇頤春秋之學程顥程

頤得其傳頤嘗作傳而顥則聞及之若張載則與顥頤講明而得之若劉絢謝湜則見而發明之若范祖禹諸人則見而知之若胡安國則聞而發明之若李侗諸人則聞而知之其派分其源同說雖不無稍異而尊王賤霸厭爭奪絕懸陵卽事明綱常以著人君之用則一而已臣幼習春秋靡惑他歧常取信頤以下十有七家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而及春秋或其說之有合於春秋皆廣搜博訪始乃定其後先審其精粗凡總論春秋大旨者歸之綱領若專指一

事而言則各附本章夫春秋即天理也天理在人不容已也近取諸身春秋在焉驗諸履踐何莫非天理之流行雖然此一身之春秋也而畎畝微臣之心將冀是經自聖主昭明之則措諸事業何莫非天理之著見此天下之春秋也臣願聖主昭明孔子之春秋以復堯舜之常昭明孔子之褒貶以行堯舜之賞罰斯與三聖異世而同符矣則是書也臣安敢爲一家之私藏哉安敢爲一家之私藏哉大學士臣李俞謹上

諸家姓名事畧

春秋比事二十卷 影寫元刊本

宋沈文伯撰

至元戊寅冬十有一月朔中奉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圖籍公等禮成廟學乃登崇文閣遍閱典籍得春秋比事一部敘沈文伯先生之所作也觀其引事連類天理人欲剖析明甚可謂得聖人誅心之法惜乎寫本不能廣及於是命校官計學廪之餘鋟梓以壽其傳然微憲官府僚志同道合深識遠慮焉能俾聖賢大經大法流布於天下耶是不可不書也顯仁承之

郡敎不揆愚鄙輙爲短引以識其題名歲月云
己卯春正月望日中興路儒學敎授王顯仁謹
書

頃得劉氏家本特表而出之且釐正三十六字
乙者十有三滅者六注者十有七云嘉定辛未
嘍日廬陵譚鄉月拨明謹書

陳亮序曰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
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
其善讀則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眞
僞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爲

而不措一辭也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措傳而獨攷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爲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常爲婺之校官以文字稱而不聞以經稱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

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録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春秋通訓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張大亨撰

自序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文皆史也其所載皆齊桓晉文之事也聖人作經獨有取于春秋之義而不及乘與檮杌何也乘以賞善爲主乘也者君子之器故也檮杌以罰惡爲主檮杌也者四凶之一故也是皆人之所爲也命有德

討有罪天之威也煖然爲春者其溫厚之氣也淒然爲秋者其肅殺之氣也聖人行賞所以類天之溫厚明罰所以類天之肅殺蓋文王之造周與周公之授受如斯而已者也堯舜三代之君居天之位可以致天之威故施于政事被于臣民者率與天合而不違也周衰王者之迹熄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彊陪臣肆善惡不本于至公而賞罰悉自其私意善人懼焉淫人怙焉仲尼無位以致天威而恐堯舜三代之道將墜于地後有王者起無以取法爲天下患也是故因

魯史之名以寓賞罰之實一本諸天不參人僞然後足以矯枉而歸正葢亦文王周公之志也然春秋之爲書也文雖直而義深事若簡而義盡自聖人未歿門人高弟已不能措辭于其間況後之儒者欲執其所見以窺測于數千百載之下耶視諸儒之見謂公穀傳經密于左氏左氏凡例不逼衆說而啖助趙陸之書皆以例爲主至其不合則依仿遷就以通之或一事析爲數科如宣十五年秋冬之類是或衆科束爲一例如書卒葬之類是致經之大旨蕪沒不彰聖所垂訓乖離失當而

其書動盈編帙俾後學病其多老師畏其難此道幾于熄矣殊不知去例以求經畧微文而視大體之爲要且易也予少開春秋于趙郡和仲先生其初恭嘗作五禮例宗十許卷論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邱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得之未可輕論也他日予復于先生曰邱明凡例與公穀無殊用以考經率多不合而獨謂之識此經之用亦信矣乎先生曰邱明因

事發凡不專爲經是以或合或否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諸侯葬于會加一等之類其書蓋依經以比事即事以顯義不專爲例是以或言或不言夫惟如此故能備先王之志爲經世之法以訓天下後世又曷嘗拘于繩約中哉且邱明之書與六經孔孟合者十常八九如元凱輔虞有窮亂夏桓文譎正之事臧孫要君之迹九合之會葵邱之盟若符契之相爲表裏何爲而不可信乎予從事斯語十有餘年始得見其彷彿以義視事以事求經曲而通之觸類而長之然後聖人之意坦然矣是

故通訓之作事與經同則引事以釋經例與義合則假例以明義經雖不同而事同則相從例雖不合而義合則相比庶幾經非空言例非執一所謂法例以求經畧微文而視大體者後之君子其尚有取于斯焉崇寧九年二月三日序

春秋經解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崔子方撰

朱震劄子二道

故東川布衣崔子方當熙寧間宰相王安石用事不喜春秋之學正經三傳不列學官是時穎

陰處士常秩號知春秋盡諱其學追時好況不知者乎逮于元豐習已成俗莫敢議其非者而子方獨抱遺經閉門研究著春秋經解本例例要三書相爲表裏自成一家之言以遺子孫人雖云亡其書尚存欲望朝廷下平江府於崔若家繕爲投進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朱震先奉指揮准中使降出崔子方春秋經解一十六冊令震校正者震契勘熙寧元豐間王安石獨任私意詆譏聖經春秋大典不得列於學宫

一時學者以治春秋爲諱而子方獨抱遺經閉

門講習專意著述究見本旨而有成一家非特

立獨行之士不能如此今子方雖沒其後尚存

欲望敷奏特賜旌褒以勸來者奉旨與之子恩

澤

自序

余始讀左氏愛其文辭知有左氏而不知有春

秋也其後益讀公羊穀梁愛其論說又知有二

書而不知有春秋也左氏之事證於前二家之

例明於後以爲當世之事與聖人之意舉在乎

是矣然考其事則於情有不合稽其意則於理有不通意者傳之妄而求之過歟乃取春秋之經治之伏讀三年然後知所書之事與所以書之之意是非成敗褒貶勸戒之說其在夫萬有八千言之間雖無傳者一言之辯而春秋了可知也或曰舍三傳則春秋之事不見不見其事而自爲之說是誣也雖然彼惡知三家之善誣也哉或先經以始其事或後經以終其說曰某曰爲某事某人爲某辭其詳至於數百千言又臆聖人之意此某事也諱之而後云某也此某

爲之也欲有所見而後云某也觀之經則簡畧

而難知尋之傳則明白而易見然後知學者甘

心於見誣而有志之士雖有疑於其說欲質之

而莫得其術於是是非蜂起各習其師務立朋

黨以相詆訾甚於操戈戕而相伐也豈不悲哉

彼惡知古今雖異時然情之歸則一也聖賢雖

異用然理之致則一也合情與理舉而錯諸天

下之事無難矣且嘗謂聖人之辭至約也然而

不懼後之人惑者何也恃情與理以自託其言

而傳之於後世後之賢者亦恃情與理而能知

聖人於千百世之上而不疑六經之傳由此道也且聖人之有作欲以繩當時之是非著來世之懲勸使人皆知善之可就而罪之可避也故明著之經今日考之經而無見必待傳者之說而後明是聖人之經徒爲虛文已且聖人豈必後世有三家者爲之傳乎其無爲傳則春秋遂無用於世矣假如聖人知後世必有爲之傳者豈不曰吾經之不明則傳者得爲異說以紛綸吾辭吾辭將不信於後世安得不爲此慮也耶是故其辭必完具於一經之間其事必完具於

一辭之中雖然聖人豈敢以一辭之約而使後世之人曉然知吾之所喻哉故辭之難明者則著例以見之例不可盡也則又有日月之例焉又有變例以爲言者然後褒貶是非之意見矣夫事之多變則辭之不同例之不一與日月之參差不齊葢不可勝覩及其悽思而精考則若綱在綱舉而振焉順乎其有條理也聖人以辭與例成其書以情與理而自託其言則所以慮後世者亦至矣辭與例其文也情與理其質也文質不備君子不爲完人文質不備春秋不爲

究經世之學者舍情理而專求乎辭例之間是以多惑而至於失也左氏之失也淺公羊之失也險穀梁之失也迂左氏求聖人之意而不得一皆以事言之而略其褒貶故常取於近而失之淺公羊謂聖人欲以成後世法必有驚動人之耳目而難言者故常志於難而失之險穀梁謂聖人苟致意焉不當淺近易知必有委曲而深者故常求於遠而失之迂雖然是三家之失其又有說左氏自以為所傳當時之事足以取信於後世雖失之淺而不嫌公羊穀梁自以為

傳當時之事甚矣不得不為險迂之論自見嗚呼學聖人之道而方且以自見為心宜其不合而多失也今余非因薄三家之論以為三家之論不去則學者之疑不決而聖人之經終不可復見故度當時之事以情考聖人之言以理情理之不違然後辭可明而例可通也於經之下各析而解之名曰春秋經解意後之君子其有意於情理之說乎吾言其有取焉爾其無意於情理之說乎吾言其有罪焉

後序

或問曰春秋以日月爲例信乎何其擾擾紛亂而不合也應之曰子考之春秋而疑之耶抑將用傳者之說而後疑之也苟用傳者之說是宜擾擾紛亂而不可合矣左氏不著日月之例獨於公子益師卒則著之曰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彼葢不知經於他事皆以日月爲例惟於崩薨卒葬與諸侯之弑者則不著例焉葢以爲人之善惡必見於其行事則亦無事於死而後爲之襃貶也彼弑君父天下之大惡矣於春秋之文無所貶以其惡不貶而自見又奚區區以日

月例爲哉故自天子崩公薨大夫卒內夫人內女卒列國臣子之弑君與凡書葬者必從而日焉其尊卑外內輕重大口口口之凡以見其不爲例焉爾若夫赴告之不備史氏之闕遺然後吾從而闕之不嫌也由是言之左氏考聖人之例亦太疎畧矣彼二傳知日月之例然亦不知崩葬卒薨與弑君之無例也則又强爲之說是以其辭至於乖亂而不可信矣或者又曰然則春秋於他事闕日月者少而於卒葬之事闕日月者獨多何耶應之曰凡卒葬之事見於經

者幾且三百最多而繁也且又一國之事其來赴之辭一有不備則日月之失史氏遂不可得而書矣若夫其他會盟戰敗入滅之類見於經者大抵不過數十而又非一國之事其來赴者諸國所與有事焉者皆至焉然後可參證而得日月之詳也且嘗謂春秋獨於此不以日月為例者豈以其多闕而後不可為例乎以事言之則如此以理考之又如彼二者其將有得於聖人之意也且夫史氏之記事有常體矣其書必日某時某月某日某事矣其失日月者則闕之

亦必曰是閼月月者也惟聖人修經然後立例
焉蓋曰天下有內外國家有大小位有尊卑事
有輕重不可得兩齊也是故詳中夏而畧荒裔
詳大國而畧小國詳內而畧外詳君而畧臣詳
所重而畧所輕此春秋之意而日月之例所從
生也著日以爲詳著時以爲畧又有詳畧之中
則著月焉此其常也其有當畧而詳與當詳而
畧者聖人豈徒爲是之紛紛哉蓋有寓於其間
而後云爾也故有當日而不日者如公敗齊師
於長勺公敗宋師於乘邱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公子慭出奔齊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及齊大夫盟于蔇之類是也有不當日而日者如衛侯衎復歸于衛衛侯出奔齊吳入郢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宋衛陳鄭災取郜取防之類是也有當月而不月者如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案原本作句繹誤葢句繹之盟不但書月且如日也今改正許凡三遷楚人滅江楚人滅黃吳滅巢滅項公如齊帥幣觀社逆女公如晉至河乃復之類是也又有不當月而月者如宋人執滕子嬰齊宋司馬華孫來

盟郕伯來奔宋人及楚人平成楚邱取郜取鄆
之類是也至於事有同日而後事屬先事則于
先事加日焉如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之類是也
又有兩事皆當月先事故不日則後事亦不復
日如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之類
是也其事有同月先事不當月而後事當月則
於先事月之如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戊申
衛州吁弒其君完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
之類是也又有兩事先事當月固自書月後事
故不月雖繼月不嫌也如自正月不雨至于秋

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至自伐齊之類是也又如兩事先事故不月後事雖當月亦不復月不嫌也如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夫人姜氏如莒之類是也其有事實異日而嫌于同日則各著日以別之如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衛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癸酉大雨震電庚寅大雨雪之類是也有事實同日而嫌于異日則先著日以見之如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庚申莒潰楚人入

郛之類是也有事不當日以書晦朔則不得不日如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之類是也有一事而再見者其於事日月先畧而後詳如冬公如晉十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冬會諸侯伐鄭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之類是也有以後事之例證先事者如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繼之以公如晉則疑於公如例月者也然於下書秋公至自晉則知公如晉是不月者矣有以先事之例證後事者如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繼之以公至自會則疑於公至例月者

也然先書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則知公至是不月者矣考日月之例至於此見聖人之用心其謹且嚴而可畏也彼曰無例云者是未嘗深考乎春秋之例者也使其深考乎春秋之例則亦不遽云爾矣雖然春秋之闕日月者固有之如桓之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四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七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

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　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彼傳者又以爲從史之闕文則近於無功故不得不爲異說以附之使聖人之旨汩亂而不可考者諸儒好異之罪也嗟夫不信史之闕文以求聖人之意是猶航斷塹之水而欲至于海亦不可得矣盍亦避礙而通諸理乎左氏之略也公羊穀梁之鑿也持是三者以考春秋適足以多惑而已矣故余撮其大概而論之附于卷末使學者得從事焉

春秋胡氏傳纂疏三十卷　影寫元刊本

元新安汪克寬學

仲尼假魯史寓王法春秋之義立矣然聖人之志有非賢者所能盡知是以三家之傳有時而戾夫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亦多矣非聖人從而筆削之則綱常之道或幾乎熄託之空言可乎游夏深知夫子之志而未嘗措一辭孟氏發明宗旨辭簡而要左氏考事精闡於大義公穀疏於考事義則甚精胡氏摭三家之長而斷之以理漢唐諸儒奧論蓋深有取朗若有未底於盡善者豈猶俟於後之人歟吾宗德輔年妙而志

强學優而識敏潛心經傳嘗名薦書於是徧取諸說之可以發明胡氏者疏以成編覩其取舍之嚴根究之極亦精於治經者歟予嘗病世之學者勦塵腐矜新奇竊附作者之列奚可哉德輔學有原委而纂集之志思欲羽翼乎經傳可尚也時至元再元之四年歲在戊寅春二月一日新安汪澤民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

專門之學倘焉唐啖趙氏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淸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奧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葢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附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可以求其端焉胡文

定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姦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忠義憤怨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葢其學問之有原是以義理貫穿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啟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須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懍然

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畣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德輔以是經舉於淛省其歸養也能取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春秋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

士叔志父詳序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善學也非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尤有取也至正元年辛巳七月十有八日雍虞集序

國英曩從環谷先生受讀春秋於郡齋先生手編胡氏傳纂疏雖壹以胡氏爲主而凡三傳註疏之要語暨諸儒傳註之精義悉附著之且胡傳博極羣經子史非博洽者不能知其援據之所自與音讀之所當先生詳究精考一一附註於是讀是經者不惟足以知胡氏作傳之意而

且溯流尋源亦可識聖人作經之大旨矣書甫
成編國英宦遊四方越十五年始睹同志鈔謄
善本而建安劉君叔簡將鋟諸梓以廣其傳則
不惟諸生獲春秋經學之階梯而學者開卷之
餘不待旁通遠證事義咸在是則先生纂疏之
述有功於遺經而有助於後學豈曰小補之哉
至正八年歲在戊子正月八日門人紫陽吳國
英再拜書

先儒格言

姓氏

論名諱劄子

進表

綱領

周禮類

周官總義三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易祓撰

周官集傳十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毛應龍撰

皕宋樓藏書續志卷之二終